

許家石



## 副刊編輯

與

## 副刊編輯

報紙副刊受到重視，是最近幾年之間的事。而這種重視，透露出的一個基本傾向就是：報紙副刊的社會性，已經遠超過所謂的文藝性；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的、合理的，並且是進步的態度，因為從文化的層面來說，文藝本來就不是一個時代裏的唯一代言人，假設我們將報紙的功能，視為一種文化範圍內的當然活動，那麼副刊也明顯的，不應該成為文藝作品的一塊必然的伊甸園。這也是最近幾年來，副刊風格的一項重要轉移。其間尤其以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為最。

在這種變異中，我不認為一位十年前的優秀副刊編輯，在十年後的今天，有可能成為一位同樣優秀的副刊編輯。理由是明顯而易見的，十年前的臺灣社會，教育水準不如現在，經濟水準不如現在，而文

化水準也不如現在，也許有人認為今不如古，不過我相信稍為受過一點文化訓練的人，都不便於同意這種說法，時代是進步的，我們不必花太多文字，來證明這個淺顯的道理。我們所應該說明的是，由於社會各方面的進步。社會的需求，其中包括對報紙以及報紙副刊的需求，也自然而然不同於昔，十年前的副刊可以文藝，也只有文藝可走，因為那個時期的知識水準不如今天，經濟水準也不如今天，副刊中間，唯一可以文以載道，而又具有消遣性質的文字，自然非文藝莫屬，小說與散文，比起某些哲學或其它知識理念而言，自然也易於為人所接受。

十年前的副刊如此，十年前的社會如此，而十年前的副刊編輯也自然而然如此，十年前的副刊編輯，根本上和文藝是一體的兩面，簡單地說，十年前的副刊編輯也許就是一位文藝作家，或者是和文藝有關而不一定是作家的人物。而那個時期的副刊編輯，除了編排的技術問題之外，最重要的，是必須具有相當的文藝欣賞水準，我不太了解，一位具有相當文藝欣賞水準的編輯，是否也同樣具有類似的學術欣賞水準，基本的問題是：學術不能靠天份，而寫作多多少少可

以，學術必須依賴相當程度與範圍內的知識訓練，而文藝並不完全依賴訓練，學術不能靠穿鑿附會，而我們必須正視事實地說，文藝多多少少有穿鑿附會的傾向。將文藝上的穿鑿附會應用到知識範圍內，結果是危險而令人生懼的，這個例子我們可以從民國五十年以後，有幾位老作家，突然以他們的作品，去解釋某些現代主義之餘，即產生的一些不倫不類的文章中看出來。

作為一位現代的副刊編輯，由於社會與時代的變異所引致的副刊變異，使副刊編輯不再成為以往文藝界的掌門人，現代的副刊編輯，本身幾乎就是一個痛苦的結論，而不是一個疑問，副刊編輯本身如果只是一個疑問，那麼，問題不僅僅只是我們編出了一個如何怪異的副刊，而且更進一步的擔憂是：我們到底會編出一個導向如何錯誤的副刊，簡單地說，現代的副刊編輯，不能單單挑選幾篇好的散文或小說，並且把他們登出來就算了事，由於經濟和知識的進步，這個社會的容納範圍已經越來越大，而大眾對於文藝以外的東西，也越來越有急切的需要，這種現象，尤其在電視出現以後為然，如果我們不以特例做這篇文章演譯

的基礎，我們就必須連帶地承認，我們社會的大多數，已經被吸引在電視機之前，必須耗費較長時間閱讀的書籍，已經被逐出了日常生活之外，但是教育水準的提昇，矛盾地使我們無法斷情於對知識的吸收與對現代社會的了解，報紙副刊在這種矛盾中成長，也相形提高了它在文化活動方面的地位與功能，或者我們說，它逐漸成為我們生活中間的另一個中心。矯正電視所帶給我們的娛樂偏頗。

我們不能盼望一位文藝編輯來編輯一個如此包羅各種知識層面的副刊，我們也無法依賴一位坐在編輯桌上的靜態編輯來編排一個如此生鮮活躍的副刊。副刊編輯已不再是文藝的掌門人，事實上，他已從文藝釋放到一個更大的文化層面中去，這是時代使然，如果到了今天，我們還抓住副刊必須文藝的尾巴不放，我覺得，這種心態與其說是固執不如說是偏執更來得妥當。

而現代副刊編輯的困難仍然不僅如此。最重要的是，現代副刊編輯，必須對各種廣泛的知識，及各種知識之間的運作，具有基本態度上的了解，把今天的時代，解釋為一個知識爆發的時代，理論上是一種非

常平實的說法，也許我們不能期待副刊編輯是一個神，但是，不能期待副刊編輯是一個神，也遠比我們期待副刊編輯只是一個不斷編織桂冠的人，在前途上更來得樂觀一點，織羅文藝的結果，往往只會使我們坐井觀天，而副刊編輯雖然不是神，即使他無法充分深入瞭解每一種知識的生成與結果，但是他却必須正確無誤地認識到許多知識的基本模型，這種認識，有助於副刊編輯對現前文化的了解，這的確是很重要的步驟，依據馬林諾夫斯基的說法，文化可以約束在一叢最基本的模式中去。那就是所謂的文化，就是所謂的生活，不錯，一個文化人類學家可以根據這個模式，而理直氣壯地進行他對初民社會的研究，然而副刊編輯不是知識或文化的操作者或研究者，假如你確定了副刊編輯在文化與知識的傳播地位，你就會發現：文化對副刊編輯的意義來說，不僅只是生活，還有生活抽象化，集約化之後的理論。如果副刊編輯陌生於知識所傳達的一切，那麼，副刊編輯自然而然也無法將這抽象的符號，傳達給我們這個社會中的每一位讀者。

對於知識的基礎了解，有助於副刊編輯正確無誤地去判斷一篇來稿的廣度深度及偏頗度，有一句對編

輯人似是而非的名言，曾經毀壞了多少編輯在主編一項刊物時的基本人格，這句話說：刊物永遠是一個講壇，不錯，刊物應該並且可以是一個講壇，然而刊物却不是一個錯誤的講壇。如果刊物只是一個講壇，事實上，副刊編輯應該由排字工人和拼版工人輪流負責。因為假設我們一味遷就講壇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犧牲是與非，善與惡，正確以及錯誤，扣除了以上的價值判斷以後，講壇事實上只剩下一付技術的框架。無須勞動一位具有深度的副刊編輯來主持它。

副刊編輯的難題，不僅只是在於如何主持一座講壇，更大的難題還在後面，由於副刊已經和今天的大眾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副刊編輯不僅在編輯桌上，必須判斷出稿件的是與非，正確與錯誤，更重要的是，副刊編輯還必須怎樣正確地掌握到這個時代的文化走向，副刊不是被動的，不是這個時代是什麼，就去表現這個僅有的什麼，除了表現這個僅有的什麼以外，副刊編輯還必須不時追問，並且暗示出，這個時代的一個正確未來到底是什麼？具體而微地講，副刊必須帶着這一代的人，走向一個更理想的未來！比如說：中國往那裏去？你的明天是什麼？民族文化會在傳

播日漸發達的未來消失嗎？我們怎樣告訴全世界的人，我們今生今世永遠是炎黃子孫，我們該怎樣去做一個切切實實的中國人？

當然，當一位具有相當程度的副刊編輯，面對這些難題並且奮力一一去克服時，並不表示，副刊編輯人已經在某種意味中，自我變遷了他的身份。而從副刊編輯的位置跳躍到文化設計人的位置，文化無從設計，也不能設計，文化是一種集體的意識，文化中間只有多數的肯定，沒有少數的規劃。是的，副刊編輯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去獨立完成這種師老無功之事。但是，副刊編輯以個人的修養，來認識一個未來的時代，並且向報紙讀者提供一個未來的暗示，却是一件責任範圍之內應該並且也必須做到的事。

副刊編輯不是哲學家，然而副刊編輯必須具備個人的完整歷史觀社會觀和世界觀。並且，即使這種架構是否正確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副刊編輯却必須自我督促，隨時根據現實的變遷，社會的周延與歷史的沉思，檢驗自身所信奉的真理，並且進而在副刊上面，傳播這種真理。

有人說，副刊應該中立，對的，包括副刊編輯在

內，都應該了解，真理不是一種片面的詮釋，然而中立的意義，並不代表副刊沒有態度，或編輯沒有人格，中立的理想意義，是意味了一種自由精神的傾向以及文化至高境界的追求，如果缺乏這兩種目的，中立就會成爲一句齷齪的騎牆字眼。

副刊編輯當然還會碰到一些其它的難題，比如副刊不應該是一間教室，副刊仍然具有程度上的消遣性質等等，但這一切枝節，並不影響副刊最後目的的追求，它只是一種技術範圍內的偶而遷就而已，而就社會型態來說，這種遷就也是合理而且應該的。我們不是一個單一的社會，更重要的，我們不是一種文化上的斯巴達社會，任何事物，包括知識在內的過度傾銷，同樣都會引起不同程度的反感與推拒。因此，在技術範圍內的偶而花俏，不應該做爲我們攻擊副刊的任何藉口。

總而言之，我不認爲今天的副刊編輯，可以隨便找一個文藝作家去充數，就足以勝任愉快，我也不認爲，今天的副刊編輯，只要坐在編輯桌上選選稿就可以了事，一句話，時代已經不同了，文藝也許仍然代表了文化的一部份。但是像李爾王一樣，文藝必須讓

開它們盤據多年的園地，給這個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學科以立足之地，文藝無法也不能抵抗這種巨大的潮流，而副刊編輯也許不是百科全書，但他却必須努力自我調適爲一個有文化理想的通人，去因應種類繁多，論列各異的百家雜文。

臺灣副刊的變化，是最近十年之間的事，無論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聯合報副刊，以至於中華日報副刊，我們都可以從副刊的表現，看出副刊編輯人不同程度的努力，當然，由於副刊編輯人在各方面的差異，導致了互有差別的努力成果，但是，努力的本身，依舊值得我們以一種同情的態度去讚美它。我並不同意一些人對今天副刊所發出的尖刻批評，這些批評事實上失之於武斷及壟斷，舉例而言，有人反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化座談，反對的原因，只是由於這個座談會，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甚至它只有一個臨時拉伕一般而來的主席，這倒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邏輯，稍爲受過一點專業知識訓練的人，我相信都會明白以下的一樁事實，座談會不是辯論會，尤其不是類似廠商舉辦產品發表會一樣的真理發表會，文化同時也不可能在三言兩語中，得到某種確切不移的結論

，文化座談只是一種觀念的交換。它所期待於讀者的，也不是對參加座談會的學者打分數評等級，它只是期待讀者，從這些學者學有專精的談話中，節省我們對文化問題的摸索，並且比較與省察出我們以往對文化問題所具有的偏頗而已。再舉例言之，攻擊副刊的另一個理由是由副刊已經越來越少文藝作品發表了。這個理由也很怪異，我倒不知道是誰規定的，誰規定副刊必須成為文藝的保護神，難道在沒有副刊以前，文藝只是一顆深埋地下的種子嗎？難道有了副刊以後，文藝的春天就突然來臨了嗎？難道唐詩宋詞的或長都得力於副刊嗎？文藝也許並不代表全部文化，但是如果認為沒有副刊就沒有文藝，也未免過份貶損了文藝的內在機能或者說是根本不知文藝為何物了！

即使對文藝界來說，我不相信文藝界會贊成以文藝與衰繫於副刊的說法，文藝並不十分重要，但是牠會以各種適當的形式生存下去！

對於近年來的副刊，也許它未盡如批評者之意，但是就整體而言，今天的副刊是進步的，十年前的副刊，不會有今天副刊一般的深度及廣度，比如說，人間副刊的幾項專題，包括文化上的前瞻與回顧，心平

氣和而不以個人私利來說，我們必須給予合理的肯定及評價，很多事情做了比不做好，做得不錯比做得偏差更好，如果對於前瞻與回顧之類的專題還要受到批評，身為一名讀者的我是非常不樂意見到的，因為這是一種文化上的開倒車。

今天副刊的進步，可以非常具體的表現在以下的特點上：由於副刊內容的擴大，導致了更多作家的產生，並且澈底改變了作家在文藝界人士中的傳統定義，傳統定義中，作家侷限於寫小說散文或新詩之人，然而今天的作家，已經不再只有這種舞文弄墨的內涵，今天的作家是：只要你能以流利的中國文字，表達出你內心的意念，或表達出你對某種知識方面的心得，你的文章，就有在副刊上發表的機會，這個轉變，不僅擴大了作家的陣容，也溝通並且縮短了學院知識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隔閡，學者走出象牙之塔，而知識也成為人人可以接受的東西，副刊在這種情況下，澈底並且完全地提高了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水準。由於作家範圍的擴大以及寫作內容的擴大，純粹的文藝作品，如果品質稍差，自然而然會被淘汰於副刊園地之外，事實上，我們毋寧視此為一個良好的現象，因為

副刊間接成爲文藝品質的監督者與管制者，從事文藝的工作者，不應該因此而產生一種被遺棄的失落感，因爲能容乃大，別人好的作品上報，總比自己不好的作品上報，對社會的影響有利一點。

副刊在進步，當然它還須要更進步，同樣的，副刊的進步也可以同時帶動作者的更進步，這是一件互爲表裏的事實，而也除非我們認識這種事實，否則我們便很容易被眼前的社會、或者副刊所淘汰，過去的名作家不再是名作家了，這個滋味的確很難忍受，不過副刊反應了這個時代的要求，如果身爲作家而不能努力前進，新一代自然就會沖走舊的一代，沒有人

能够挽救這一點，片面的批評副刊，尤其不能挽救這一點！

當然，今天的副刊，並不是一個至善並且至美的代表。它有一些可以令人非議之處，不過我們的着眼點是：今天的副刊從整體方面來說，它究竟是進步呢抑或退步？如果進步的話，我們究竟應該以一種更高的目的去期勉它呢？還是以一種今不如昔的懷古態度去攻擊它。一個社會的進步力量，往往植根於這個社會是否善用它的批評力量，一種沒有建設的批評，是我們反對並且不願意它成爲事實的！



## 淺斟細酌「談色戒」

周鼎

——域外人「不知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讀後

編輯先生：

、您們的兩報副刊評議做得實在好，我是在最近偶然看到您們的六十六期雜誌才知道的，我看您們的態度蠻開放的，所以寄來一篇稿子，請您們指教（做回聲也好）。

我要申明，這是中國時報的退稿，我是看了十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域外人的專欄，